

葉靈鳳著



鳩鮮媚

鵑 綠 媚

葉 靈 鳳 著

上 海 大 光 書 局 印 行

郁
運
福

中華民國廿五年六月再版

原價 國幣四角五分
特價 國幣二角

著作者 葉靈鳳

出版者 大光書局

發行者 陳行蓀

印刷者 大光書局印刷所

上海犄嶺路六十四號

大光書局總發行所

電話九三四五七號

版權所有不准翻印

目 錄

肺病初期患者	1
浴	29
明天	47
鳩綠媚	67
愛的講座	89
罪狀	101

肺病初期患者

一

.....

蘭茵望着他用手來圍住自己的頸項，低下頭來，用他血紅的嘴唇向着她的嘴上吻來的時候，她忍不住緩緩地將臉避了開去。

秋日的傍晚，這間室內的光線異常黯淡，從那

臨街的一面窗上射進來的殘陽餘暉，照着蘭茵的面部更顯得蒼白，她緊閉了嘴唇，定着眼睛凝看着正抱着她的印青不動，從她的眼中似乎流露出了一種無可言說的悲哀。

印青忍不住將抱着她的手顫抖放了下來：

“不肯麼？”

“不是不肯。”

“那麼，是爲了什麼呢？”

“爲了我有病，怕……”

“你怕我被傳染麼？”印青突然又將她抱了起來，“你以爲我就這樣容易受你的恐嚇麼？我不怕！我願你有病，我要我被傳染。”

他放下抱着她的兩手來捧住她的臉，望着她的眼睛，他又將嘴唇湊了上去。

這一次，蘭茵沒有再拒絕的勇氣了。

一盞淺藍色檯燈蔭覆下的臥室中，蘭茵一人正閉了眼睛仰睡在牀上，將這日間她與印青的這一幕重想了一遍。她想着印青幾次用嘴向着自己的唇邊上湊來的情形。她忍不住又無意識地將頭躲開了幾次。

“蘭妹，你還沒有睡麼？”住在蘭茵家中間壁的她的表兄建霞，突然在臥室外面用手輕輕地將玻璃敲了一下，這樣很柔和的低聲問着。

“是的，我就預備睡了；你走了麼，霞哥？”

“要遵守醫生的吩咐，要早一點安息才好。小說不要多看。已經十一點鐘了，與姑母閒談了半天。我也要回去睡了。明天見罷。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蘭茵耳邊聽着建霞的皮鞋聲囊囊地向了樓下走去。

矛盾的衝突又開始在她的心中引起。

建霞是她母親的內侄，他們是中表兄妹。這兩家親戚比鄰而居已經多年了，在機緣中，這兩位母親已經曾將彼此的孩子交換抱撫過，長大了後，更是同在一個學校裏讀書，一直讀到彼此在中學卒業的那年；卒業後，建霞進了法政大學，蘭茵專攻美術，他們這才分了開來。然而因了家庭和鄰近的關係，他們依然還是時常在一處。

然而也是就在這時，蘭茵才在校中認識了她的男同學印青……

這許是一個不可解的神秘：相處了十幾年自幼就在一起的一對男女，彼此的感情雖極融洽，然而終是祇此不會更進一步，而一個新認識的才同學了幾個月印青，蘭茵對他竟會感到魂牽夢縈一刻不可分的關係來。這實在是太神秘了。

“我終不相信我辛辛苦苦十幾年培植成的菓

兒，如今竟輕易地送往不相關的人的手裏去！”對了蘭茵早已有片面的存心的建霞，自發現了蘭茵和印青的關係後，每每這樣憤慨地自己對自己說。他自誓要擁護自己應享的權利，他用着他的積威而面上依舊神色不動的時時向蘭茵壓迫。他知道蘭茵不敢明目張膽的反抗，像烏鴉一樣，他不時要乘機到馴良的喜鵲巢中來侵擾。

在間不容髮的愛的狹路上，一點小的塵芥都不能有存身的餘地，印青有時來到蘭茵的家中，恰巧遇見她和建霞在一起時，於是在建霞有心的示威之下，事後印青總忍不住要向蘭茵發洩他無名的疑慮：

“怪不得這幾日不肯出來，原來要留在家中陪表兄哩！我來打擾了你們，我太不知趣了。”被愛的魔力纏繞得心兒狹小的印青，他毫不顧惜的這樣殘酷的向蘭茵攻擊。

“你忍心這樣講麼？你還不了解我麼？你還是這樣的不信任我麼？”無辜受冤的蘭茵，她每次受了誤解，總是話未講完自己就哭了起來。

由於身體先天的萎弱，再加上讀書的用心過度，和心中常常這樣的嘔氣，於是才十九歲的蘭茵，便漸漸由少女青春期的憂鬱病轉到了初期的肺結核。自從醫生經了幾次的診斷，向她提出嚴重的警告，令她假若在這病徵初現時期若再不小心便要成為不治的殘疾後，他們大家才都緊張起來。印青覺得自己是蘭茵的保護者，他便鼓着自己的英雄思想一心一意地維護着她，他想用他的熱愛來替她驅去這不治的病魔，他自誓不許一個人來奪去他的地位，他自誓雖自己被傳染了而同陷到不治的狀態中也所不惜。他不知他在他這樣有意識地對蘭茵的親熱的表示中，反增加了旁人的嫉妬。

在蘭茵母親的眼中，她覺得女兒病的由來，完

全是受了印青的受的激刺，在建霞的眼中，他不僅視印青是使蘭茵得病的罪人，他更進一步視印青是從他手中奪去他健全的表妹的罪人。他立誓要報復。

這樣一來，蘭茵的態度，便陷到更進一步的困難中了。因了家庭上的關係，蘭茵對於建霞的接近，事實上是不會一時驟然和他斷絕，她爲避免衝突起見，她唯一的希望，惟有希望建設能自己醒悟，能看出她心意所在，能知難而退。然而在愛的競爭中被排除了的建霞，老羞成怒，他看出了蘭茵的懦弱，他不僅不退步，他更自誓甘心要做這平坦大道上的一株荊棘。他以爲寧可玉石俱焚，兩敗俱傷，他不願一朵自己眼看着長成的花兒，整整地被旁人摘去。

“印君，你來了麼？蘭妹妹適才還同我講及你！”
建霞們在蘭茵家中時看見印青來了，他總是這樣

有意地向印青示威。

或許是對於愛的了解更深了一層的原故，印青近來，自蘭茵的病徵漸漸顯露了以來，他對於建霞這類挑戰式的言語，已不十分放在心上。他雖有時覺得蘭茵不該這樣藕斷絲連，然而他想到她是女子，他便總歸咎於自己不好，他覺得假如他能將蘭茵包圍得緊緊嚴嚴，那又何致使旁人有隙可乘？所以自蘭茵有病以來，他便處處向她表示極熱烈的愛。許多他平素所不願做的事，他現在也想來嘗試了。

“蘭，你今晚敢住在我此地麼？”

“爲什麼？”

“就爲你。你敢住麼？你敢有這樣的勇氣麼？”

蘭茵凝着眼睛不開口回答。

“恐怕不是沒有勇氣吧？恐怕是怕受不住別人的責問吧！”

“你不知道我是有肺病的麼？”

“病？愛的成份裏也有病麼？你不願與我同生同死而願一人死去一人留着麼？你……”

他突然緊緊地將她擁抱起來。她受了這意外的強暴，連忙用手來推拒，偶一用力，她的臉禁不住漲紅了，她禁不住發出了一陣乾急的嗆咳。

二

蘭茵一人睡在牀上，將日間這些事重想了一遍，她想到這傍晚的遭遇，想到印青對她所施的這不容她推拒的強迫，她禁不住心裏又起了一陣劇震。她感到面上燒熱，便將臥着的身子轉動了一下；這樣一輾動，心裏一急，她又咳了起來。

她感着吐出的痰像有異味，便連忙抬起身來向牀前的痰盂中探望，她望見痰盂中的痰果然又

是帶有血跡。

一種對於青春一切的享樂和自己身體的淒涼的絕望，又在這位才十九歲的少女的紊亂的心中燃起。她想到自己大約已經是無救，又想到印青對她那種變態的熱愛，她彷彿覺得自己是一杯慘毒的酖酒，又彷彿是一朵被折斷了的含苞未放的玫瑰，她禁不住哭了起來。

“我是無望了！我是不配再被人愛的了！旁人愛了我便會被我毒死，我受了旁人的愛我也不能長久享受！我已是毒人的蛇，我已是連毒的存在也不能長久的毒蛇！印……”

蘭茵因為怕她母親來而將燈熄去了以後，她的心中還是在繼續的演着這些異怪的衝突。她幾乎一夜沒有安睡。

一夜思索的結果，次早她在她的日記上便寫下這樣的決定：

“我不怨印青昨日對我的那強迫我聽從的舉動。我的心身已是屬他的，我甘心毫無顧惜。我這樣做，至少，我可以使他放心了，使他不致再不信任我了。祇是我近日的病是這樣的日漸厲害，又是這樣容易能使人傳染的病，偶然一次尚可，若是時常要免不掉這樣，我不僅爲我自己的身體危，我更爲印青的身體危。僅是接吻尚足以傳染，何況這樣？而看印青的態度，他似乎決會有這種繼續的要求，這樣日子多了，真很危險，種種方面都很危險。我不能這樣含糊下去。

“日前醫生勸我到南山去養息，我想決定乘此機會向學校請假離開此地。我這樣做，不僅使我的病體或會有一線希望，我更可阻隔了印青不使他染着我的病而損壞了身體，更可免去發生不便的事。祇怕他又要誤會我了。我要細細的對他講明。

“爲了一封信給印青，將我的決定告訴了他，

叫他不要又動氣。告訴他來日方長。待我的身體健全了，我們的幸福多着哩！

“諸事摒擋就緒，我想在一二日內就啓行。”

三

照例的，每日午飯後，建霞在赴學校聽講之先，總要到他姑母的家裏來一次。

“你表妹預備要到南山去了。”建霞的姑母正和蘭茵在房裏談着這事，看見建霞來了便這麼告訴。

“是麼？”建霞回過臉來問蘭茵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幾時才決定的？”

“今早才決定。昨夜又吐了一點血痰。我想起醫生的勸告，便這樣決定了。聽說秋日的南山風景

極好，可惜我沒有精神作畫，我祇好去欣賞了。你是去過的，好麼？”

“很好。我在那地的情形很熟，你若一人去怕路途生疎，我倒可以送你一過，橫豎近日校中的功課很少。”

“倒又要煩你的心了。”蘭茵的母親欣慰着說。

“謝謝霞哥，不敢勞駕，我大約有一位去寫生的女同學陪我一陣去。”

“印君去麼？他知道麼？”

“他大約不會去。我早上已經有信告訴他了，他此時大約已經知道我走的消息了。”

“你已經有信告訴他麼？”建霞出神的這樣重了一句。他像突然想起了什麼似的，他凝神沉默了一會，眼球不住的轉動，他將錶看了一下：

“我要去上課了。晚間來再談罷。”

建霞告辭了他的姑母出來，他却不去學校，他